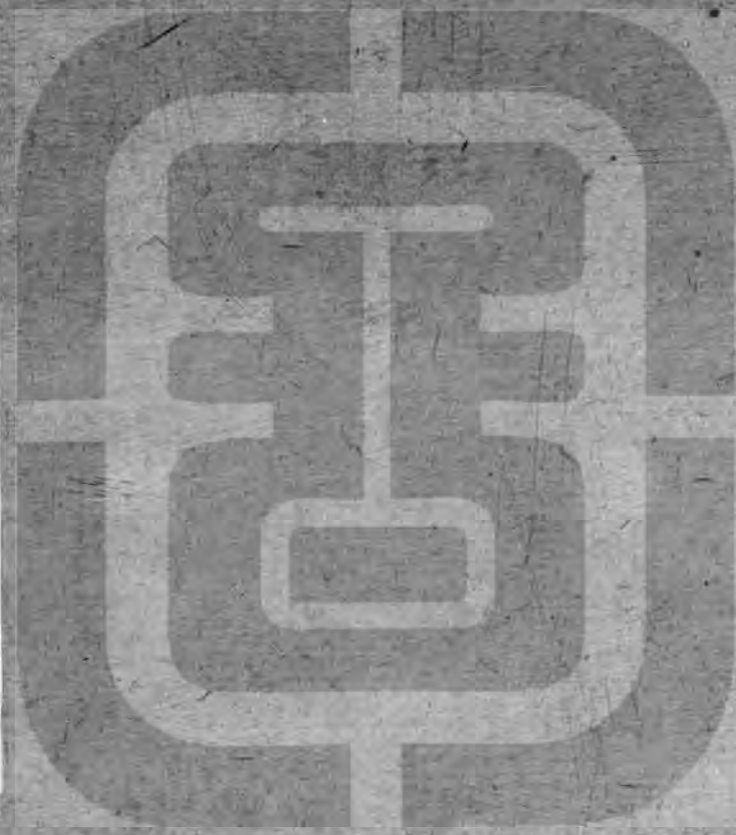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三十八

起乾道辛卯

熙寧九年

直日松

新修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

孝聖帝二

正統

乾道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
前日奉上冊寶上皇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玆家非
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
兵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
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皇列宮徘徊周覽為之興
嘆頗訝其不飾也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

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禮不自
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
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
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
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
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
對云惟陛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
然之 二月癸丑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
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
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

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
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
翰爲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詔備
道觀毋免稅役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
以一品禮 張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
緣親屬擢拜爲樞府事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
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請
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
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
欲右武以均一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

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辛未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五月丁亥起

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

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役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踈濶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

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秋七月庚子加王炎樞密使 冬十月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朴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金主雍幸太子宫謂太子曰朕安措天下當無復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如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乾道八年春二月乙巳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癸丑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

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谷詔給事中莫
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曦草制權給事中姚
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下作四賢詩以紀之 丙寅以
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金
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子宫顧
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
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
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秋七月以曾覲
為武泰節度使 金主謂宰臣曰保安蘭安權場夏
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九月戊寅帝命選諫官虞允文以李穎林光朝王
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
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
改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辭帝諭以進取之方
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
而出都人以為榮 冬十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
禁民採

乾道九年春正月辛未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
樞密院事沈復鄭聞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金禁女真人譯為漢姓秋七月金復

以會寧府爲上京 梁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
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
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
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冬十月辛未出知建寧
旣而金使果不從 甲戌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
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 十二月
甲子沈復罷以姚憲發樞密院事

淳熙元年春正月丙午詔賜交趾名安南進封李天
祚爲安南國王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國忠肅
公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虞允文奏軍須未
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
薨數日矣贈太傅命鄭聞代爲宣撫 夏四月己卯
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
衡代之曾懷罷 秋七月壬辰復以爲右丞相葉樞
密使 八月己未帝廉知張說欺罔遂免以楊俊簽
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鄭聞卒 十一月甲申朔日
有食之 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俊罷 戊申
以葉衡爲右丞相葉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
年至宰相人謂出於魯覲 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
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

淳熙二年夏四月己巳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六月庚戌朔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 秋九月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

奏左司諫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丁未沈復罷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高麗西京留守將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閏月丁巳以李彥穎叅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淳熙三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

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
書習作詩策 先是陳俊卿劉琪薦朱熹爲樞密院
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六月甲午
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
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
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
管武夷山冲佑觀 湯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
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
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沅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
庚辰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后卅陽人幼孤鞠於程
氏因冒姓程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
累位貴妃夏氏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
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冬十月庚辰詔曰鬻爵非古
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
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歎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
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停罷

淳熙四年春正月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
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王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辯識

誤以爲王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乙亥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金葬宋遼

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自葉罷龔茂良行相事會

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

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旣而曾覲

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

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當道

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取光祖

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

使諭復位會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

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

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夏六月丁丑出知建康茂良

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

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

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乙卯以王淮參

知政事 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子 九月丁

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

院事

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

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且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性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聖詔禁止使明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三月壬子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

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林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行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丙寅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忠襄公李顯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

所忌竟無成功帝嘗竒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
冬十一月甲戌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
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淳熙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
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
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
能以自正必親躡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
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
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

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
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
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陛下獨斷而
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
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
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適所以高之不若因
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
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淳熙七年春二月辛卯魏王愷卒愷寬慈爲帝深愛

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
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憲二子攄柄
攄早卒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
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
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栻穎悟
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
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
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聖賢
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
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

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
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
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
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
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行
遇曾覲覲舉手欲楫栻急掩其窓櫺覲慙手不得下
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
其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
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所著論語孟子
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

于世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辯義者本心之當爲
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
稱爲南軒先生 夏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叅知政事
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年制
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
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
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
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
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
由蔽欺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忠

簡公胡銓卒

淳熙八年春正月時煥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
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劾以爲不當帝謂宰臣曰
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皇亦以爲然
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未爲定制
金追廢亮爲庶人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
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歸婺州其學本之
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
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
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之言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既卧病而任重道遠
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
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
範官箴辯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
生 八月庚戌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
爲帝所竒不數年致位右丞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
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現
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癸丑以
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
旣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
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
人 九月辛巳錢良臣罷 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
舉浙東常平茶鹽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
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
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後及至則
米已罄集熹日鈎臨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
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
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
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
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

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間缺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糶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至籍以貧之其以濕糶實還者有罰

淳熙九年春正月癸未樞密承旨王抃罷 夏六月戊午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卒 秋七月壬辰以李

彥穎叅知政事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

兼樞密使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

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淳熙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

甲午李彥穎罷以黃洽爲御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
論列未嘗攬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
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
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治爲人
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
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二
月癸卯內侍陳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後亦
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
部尚書鄭丙上䟽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
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
爲監察御史戊戌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
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旣同矣而謂己之
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
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
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
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
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
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
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

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
靡然尚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
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
之名貽禍於後世 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
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
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
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
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
此名一立正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
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
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
爲姦真僞相亂 秋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叅知
政事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三月金主雍如
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
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
守國寶 夏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爲樞密使

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禁胡服蕃樂 夏四月金主雍
還燕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
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

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
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
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
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
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
為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
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
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
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土京宗室戚屬奉辭
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

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
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子謀言西遼大
石林牙假道東行以伐金密詔吳玃與留正議之

淳熙十三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
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罍鞍馬帝召宰
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
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
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
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
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

事以德宗為戒 處士郭雍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燕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秋閏七月戊申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簾而已人服其清 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 冬十一月丙寅梁克家罷

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秋八月癸未以留正參知政事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帝號勸辟踴躍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盡詳 雖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

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三上表請御
服德政不許 以上皇崩遺韋璞如金告哀復遣顏
師教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
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
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
忍也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
殿朝聖請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
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
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
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
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
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碍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
辭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金主
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
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
不得學南人衣飾

淳熙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
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以補闕拾遺
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
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庚申施師點罷以黃

治知樞密院事蕭燧叅知政事 二月金遣使來吊

祭 三月丙寅葬高宗于永思陵洪邁請廟號世祖

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

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

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夏四月丙戌祔高

宗主于太廟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

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

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

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己亥王淮罷淮爲

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毒痛善

類論者譏之 金建女太學 六月王淮既罷周必大

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

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

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

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

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必察夫

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

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

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子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塗邀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授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使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聖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大臣畏栗之疆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

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初爲道學之目鄭
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
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
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
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
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
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
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遂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
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
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妄於旣形摧折暴橫以扶善

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
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
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秋七月恩平
王璩卒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
予無算卒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冬
十二月壬午熹旣歸校甄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
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
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有人
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備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

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
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
撰奉祠

淳熙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金主雍太子
允恭先卒以孫璟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
更名璟使覲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
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
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
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
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

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左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
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
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
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
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
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旣無所言必
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
慈爲德然深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
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

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嘗自即位以來
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
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
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
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
不絕下口而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丙申黃洽罷 己亥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
蘭叅知政事葛邲周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

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子孟享多
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
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
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進必大為首相 蕭燧罷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帝傳位于太子太

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
為壽聖皇太后大赦先是更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
后徙居慈福宮帝傳立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立
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
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

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
王妃生嘉王擴性妬悍嘗誅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
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
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
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三月己未廢補
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
臣罕進言者 夏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
申周必大罷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
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爲諫議大夫首上疏
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閣

門事姜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事聲
勢浸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
決會叅知政事缺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
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
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之帝大怒臨執立奉所書皇間之曰留五日幸休也
過立休葉舉二尚書當對一人辨其未也
大會參映如事始於五日十日丞相王始又始
海豐留五日其休執所如之罪之承後之帝意未
明事變特立帝東宮醫出也帝限出命映閣門事變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宋紀三十九

起紹熙庚戌盡紹熙甲寅凡五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昭文順武聖哲慈
孝皇帝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 二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
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

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徃徃推忠直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繫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未爲皇極之主使國是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

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備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丙戌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紹熙二年春二月癸未班會元曆 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 冬十一月

壬申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二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王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紹熙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疾瘳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夏四月乙卯以丘岳爲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

言西邊二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象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岳往岳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琪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辛丑以陳騃同知樞密院事騃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黨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

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
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
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
通 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
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
十八 是歲諸路大水

紹熙四年春三月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騏叅知
正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
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
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

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癸
巳帝從壽皇皇后幸聚景園 金初設經童科胥持
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
及即位遂用爲叅知政事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
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密術干之又多遺
賂左右妃亦自憊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爲重乃數稱
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
奸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
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
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

族膏韜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廷筠等五人皆
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爲
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
部尚書廷筠博學知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
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
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益
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
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
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厲
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曾覲聞而欲見
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
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
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
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
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
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
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
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膂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

指朱熹曰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
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二
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
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
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
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
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
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齒命總領財賦楊
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
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帝念浙東副

總姜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
乞罷不報六月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着
作郎沈有開着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
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
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賜賚及告勅乞
歸田里亦不報 戊申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
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
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
剴切彌縫緝密人無知者秋七月乙丑以趙汝愚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

廟北面再拜。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

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奉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謝遂、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

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留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復命姜特立還浙東 十
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紹熙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以壽聖皇太后壽八十詣慈福宮行慶禮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

癸酉壽皇不豫 癸未葛邲罷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金購求遺書 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夏四月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二心設有間雜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

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省定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髮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官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壽皇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官門俟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文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劾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

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壬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戊戌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自古舍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廷之孝未有若

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 秋七月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什于庭扶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辛酉遂以肩輿五鼓逸去 壬戌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什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

禮見而問之佞曹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佞曹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佞曹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佞曹復命

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騫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間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

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
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
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
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
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
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
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
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
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

哀須臾立伏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
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禮祭禮尋
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
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

卿佐胃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
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丙寅大赦改元 己巳以趙
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
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留正旣去及帝卽位以爲
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
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

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詔求直言 留正至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辛巳乃命爲樞密使 以陳睽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叅知政事 壬午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殿前都指揮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

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飾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論內侍陳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八

月癸巳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選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甲午趙汝愚請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敕正缺失脫講官賜坐以講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

胄怒而退會留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問之
于帝丙辰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
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趙汝
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
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
侂胄終不懌 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
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
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
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
之不幸也 以京鏗簽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鏗帥蜀

趙汝愚謂人曰鏗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鏗聞而
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
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
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
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
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
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
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
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
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
熹復疏曰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
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右正言黃度將上疏
論駝之妄竊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
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遂諫臣使俛首
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時以
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二復首謂併
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面之位
有旨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
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
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
舊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
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
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
撤僖宣廟室更剗別廟以奉四祖 初朱熹每進講
敷陳開折明白可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
無隱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閏月以黃度之去因講
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
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

忍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矢疏入侂冑大怒使優人裁
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
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
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
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
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
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
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
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
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

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
者七既去侂冑益無所憚矣十一月庚戌以韓侂

冑兼樞密院都承旨初詔侂冑可特遷二官侂冑覬
覷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故
怨趙汝愚益深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

淺黃之制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
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
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
聖自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
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

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葬孝宗于永阜陵

侂冑權勢日重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

龜年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爲非是不聽由是侂冑愈橫已巳陳騏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叅知政事騏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工部尚書彥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六
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韓侂胄欲逐汝愚出浙江亭待罪二月戊寅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宋紀四十

起慶元乙卯盡開禧乙丑凡十一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

慶元元年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 韓侂胄欲逐汝

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

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

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審姦源是日汝

愚出浙江亭待罪二月戊寅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罪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寧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

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冑尤銜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訐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

駟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冑
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
或謂侂冑曰自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
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
因世變有所挫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已未以余端
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事謝深甫
簽書院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衍林仲
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
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

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
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
彼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在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
何向不可不此以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
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
士拂膺憤然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
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
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
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

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傅又
在太學忠鯁有聞扣閣之事皆其屬蒙 初理學自
程顥程頤傳其徒楊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
朱熹師侗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
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
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䟽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
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
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
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上言

邪正之辯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
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
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
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辯邪正詔下其章
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江 達入劄
子辯之德秀以達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澗急欲執
政亦上䟽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
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
堂既而吏部郎官麋師旦復請核真僞被遷左司員
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實擯湛復上

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聖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湛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廸功卽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鞏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 金平章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忠

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
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
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
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爲胥持國所忌故罷

慶元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
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
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
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

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
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明詔
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
以壞既定之規矩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夏四月
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上端禮辭辭
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
書樞密院事翥要禮部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
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秋七月中書舍人汪義
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
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絃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群邪屏跡自御筆存救

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僞學之黨宰執權往進授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哀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朝廷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

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甲戌召陳賈爲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
朱熹家居自以官帶從臣職名乃上封事數萬言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
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
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橐焚之遂六奏力辭職
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拔洵洵爭
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
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

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
也及是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疏成會改太常少卿不
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撫熹語孟之說以自
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
謂可立致富貴十二月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
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
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禡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
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
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

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齋以讀書聞喜名徃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褒揚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

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

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及於貶云

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鄭僑罷 夏閏六月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獎引僞學之罪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 胥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秋八月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

召持國叅知政事 冬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吳氏崩 十二月知綿州王況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差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散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者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王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燾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壘王厚之

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
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
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
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
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慶元四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
月甲子葬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 夏五月加韓
侂胄少傅封豫國公右諫議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
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
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恣肆姦宄包藏禍心賴
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
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濞朋比德幾
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弛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
毀譽舛午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
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旣深
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
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惜疑似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
必罰毋赦詔旣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與愈要職

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
且引蘓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鎰何澹附侂冑深悅
逢言薦爲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丙子以謝
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
書詣事韓侂冑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
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冑惻然憫之
故有是命侂冑嘗值生辰群公上壽旣畢集及之適
後至閣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聞未及閉遂俯僂
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帝未有嗣京鎰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

如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
使賜名儼封衛國公 以趙師異爲工部侍郎師異
附韓侂冑得知臨安府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
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冑觴啟之乃粟金
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冑有愛妾張
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已有名位者又十人或
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
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
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與衆客飲
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

犬吠鷄鳴耳俄聞大嗥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
笑聞者莫不鄙之王宗沐曰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豈無有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尚廉恥之心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恥道盡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如趙師異許及之程松蘓師旦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無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取而不待顯官元氣先蹶又何待蒙古改元冬十月金造承安而後左袒也是可痛也已

寶貨

慶元五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

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二月乙酉王管玉虛觀劉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

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奎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歷先日詔造新曆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復疎謬 秋八月辛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庚寅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慶元六年春閏二月庚寅以京鏜謝深甫爲左右丞

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時

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日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 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長短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沉元定子也著書傳 夏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 秋七月丁卯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躐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

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八月辛卯太上皇帝崩年五十有四 丁酉京鏗卒鏗初爲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鏗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鏗嘗發之 癸卯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

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詎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酒乏今

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九月甲子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罪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幸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蘓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妄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且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諫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

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且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諫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

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
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
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施康年亦言
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冬十
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辛
卯十二月葬光宗于永崇陵 橫恭淑皇后于廣教
寺嘉泰元年春二月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
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
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
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秋七月乙卯何澹罷

黜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而何澹劉德
秀胡紘成之及鏗死二人亦罷侂胄悔前事之乖戾
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論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
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
也亦謂侂胄勿爲己甚侂胄然之於是二月趙汝愚
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
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
仁游仲鵠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
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逾年周必大留
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詔致仕必大復少傅正

復少保 癸巳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義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丙子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

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元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义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書堂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蘓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群小滿朝勢焰熏灼

是歲大蝗

嘉泰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政
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
乃許之 帝視太學 以表說友叅知政事傅伯壽
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三月乙巳以費士寅簽
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
寅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侂冑專權凡所欲爲宰執
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爲
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
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

撻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
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
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
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
一夕燬盡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
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
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爲恩主恩父蘓師旦爲
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冑姦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
居多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未造戰
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又置澈浦水軍

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金爲北鄙阻隸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丘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三月丁卯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

月戊辰許及之罷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以張孝伯叅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先是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爲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秋八月戊午張孝伯罷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叅知政事十二月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楛克民財州郡騷動開禧元年春三月癸未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

李人秋

鎮興元爲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太白晝見
夏四月戊子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
院事 辛卯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尋以斌爲京西北
路招撫副使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
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蘓師旦周筠以謝天下
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主璟聞朝
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
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
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
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秋七月庚申韓侂

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
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
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
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丙寅以蘓師旦爲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
昵師旦爲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
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啓荅言邊
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
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蘓貴

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
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曰丁自裹糧糈窮蹙饑
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璟時金群
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
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乙巳以郭
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丁亥劉德
秀罷 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
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
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
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司而爾國侵優益甚朕

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
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
用兵益决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丘密密曰中
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
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
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
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
密上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
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
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冬十二月金使太常卿趙

續通鑑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大用
之傑來賀正且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嫵
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
乞斬虜使不報



新中長通文

